

六朝通鑑博議

文淵閣書目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宋 李燾 撰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
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為魏所
掠殺

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
歸江南上多遣間謀誘之於是徐州桓標之究

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蠶起為寇盜二年三月標
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
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畱標之等皆為魏滅餘
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
平城

臣熹曰凡民有所愛而後輕來有所恃而後重去知吾
德之足愛知吾勢之足恃則去就之機決若鰓鰓然慮
吾之不足恃其憂敵之來則畱處之心必不固矣古之

人當爭奪之交耀兵卻敵求張其勢謀所以畱其民也
故諸葛亮不能赴三郡之急終身不能臣魏非其德薄
勢不足恃耳南北分裂冠帶之民陷為左衽而眷戀之
心未嘗一日而忘中華桓標之等不遠千里而赴愬於
齊齊之君臣匍匐往救猶恐其緩而使偏將輕兵逗遛
觀望成敵人之勢於必勝置向義之徒於必死使遺老
殘民知吾之不足恃敵之為可畏自是北人不復來矣

魏孝文遷都洛陽

永明十一年魏主召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
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
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任城王
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澄援引古今徐
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
任城朕事不成建武元年二月壬寅使羣臣更
論遷都事八月戊申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子
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戍卒魏主至

洛陽

臣燾曰臣於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
裔而謀夏夷而亂華豈天意之所與哉今孝文又以封
豕長蛇之性荐食上國卜宅中土遂欲以氣吞江南而
有之其無中國甚矣於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罰孝文遷
都之後坐席未煖太子畏熱則反諸王至山東則又反
大臣歸河北則又反雖夷狄之性不安於中華然亦可
以知天意之所在也孝文不知畏天貪婪之心死而未

金定四庫全書
卷八
已連歲南伐卒以不還傳世一再女主擅朝姦臣竊命而拓跋氏之基業遂不安矣當時若使齊室僅得中主君臣以乘其亂則百年之寇一朝可平惜其怯懦太過坐視其亂而無能焉上失天意下違民心豈不惜夫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嚴加守備魏師尋退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申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

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守備魏兵尋退

臣燾曰善保國者保其勢不保其形使吾有不可犯之
勢敵有不敢輕之心雖無金湯之形猶足恃以自固故
兩敵相對莫肯相下者重其勢而已齊明之初河北之
人未測其淺深君臣聚議不敢輕動魏文雖違其臣民
之言為空國之舉而其心猶不能無畏齊之君臣若能
使荆蜀之人佐襄陽之救據城堅守以畱其歸而出吳

越之甲發江淮之衆分為兩道東道向冀州西道衝中山乘其遷徙之未定軍師之未返而擣其空虛則魏之返救將不暇振旅襄陽之圍自解魏之匹馬自是當不復南向矣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沒

四年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南寇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寇向襄陽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

之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梁州刺史陰廣宗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猷等靈珍奔還漢中丁未魏主發南陽太尉咸陽王禧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魏右軍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灋援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四千餘

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
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
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十二月庚申魏人
攻拔雍州永泰元年春正月甲子魏人拔宛北
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二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
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襄陽五郡已沒

臣燾曰天下形勢之地全得者強偏得者亡在春秋時
紀季以鄆入於齊紀於是始判而紀侯不得不下於齊

在三國時郝普等以三郡內入於吳荊於是始分而關羽不得不禽於吳蓋形分則危力分則弱故智者惡其分南北之時雍州之地郡惟十七全據其土猶懼不足以當魏況棄其守以與之人民風氣扼塞地利險固與我共之矣與人共利强者終勝分其利以與之吾又弱焉宜乎為其所勝故五郡旣沒義陽諸城相次淪亡勢當然也

梁論

臣燾曰臣嘗論武帝居可為之時而無必為之志普通
大普之際元魏已衰女主顓朝姦臣擅命危亡之形已
可見矣武帝乃命夏侯亶拔壽春湛僧智挾廣陵韋放
拔渦口淮上之地一旦盡復又命陳慶之送元顓還北
慶之自鉅城乘虛進兵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
克魏主遂棄洛陽渡河走真所謂有可為之時矣使武
帝旣居可為之時而有必為之志分命諸將乘破竹之
威與慶之犄角一軍踰函關徇秦隴一軍度青水掠青

齊一軍跨河追躡魏主時元顥旣得志已有叛梁之謀
因命慶之數其背叛之罪斬顥據洛嚴勒中軍為諸將
節度河南之人旣失其上無自固之心青齊秦隴聞王
師之至必皆降附然後秦隴之軍自臨晉濟河青齊之
軍自碣磳濟河諸軍並進以蹙元魏元魏雖有爾朱榮
之兵又何足以抗吾堂堂之鋒哉如是則元魏之主必
面縛軍門而混一之功成矣奈何慶之之行纔與眾七
千人又不遣兵應援遂使元魏復強而慶之有沙門之

竄武帝謀之不善故也況武帝崇尚浮屠捨身施佛今日造一寺明日建一塔將帥之謀不暇顧問軍旅之事豈復究懷非惟混一之功齟齬無成至於邊鄙之防例皆闊畧所以侯景舉河南之地來降不能深思遠慮而墮其姦計夫武帝有可以混一之理而不能成混一之功侯景之來所不當受而又輕納其降旣不能得河南則與宗社而並棄之孰謂武帝為有謀乎元帝以藩王將兵討平侯景功足尚矣然自元帝叔姪自相魚肉不